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温家宝访韩 法轮功学员吁惩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韩，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中共驻韩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立即停止在中国进行的对法轮功长达十一年的迫害，立即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

当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首尔地区部份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法学博士吴世烈代表法轮大法学会发表了严正声明。

声明呼吁温家宝：“立即终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法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是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是当今全世界最应先解决的最重要的人权问题，对这种迫害恶行再也不能视若无睹。”



声明表示：“美国国会众议院曾在今年三月十六日，以四百一十二比一的压倒性比例，通过了支持法轮功及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六零五号决议案。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共三次通过了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声明强调：“美国六零五号决议案明确指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就是江泽民，该元凶负有主要责任，这也是在提示胡锦涛与温家宝，

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责任与基本方向。因此，对于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们依法严惩是当务之急，也是历史的必然。”

声明中列举了目前世界上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党羽的诉讼案的积极进展。

吴世烈呼吁中共使馆内及中共体制内有良知的官员，在大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早已经突破七千万的今天，要认清形势，退出中共，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作出明智的选择。

当日下午一点集会结束后，吴世烈等一行数人将给温家宝的信函及声明寄交到中共驻韩大使馆。路透社、美联社、中央社、韩联社、希望之声、新唐人、大纪元等九家驻韩国国际媒体及韩国媒体现场采访了当日的活动。

天国乐团风靡渥太华 “小意大利”社区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三日，由渥太华和蒙特利尔两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再次风靡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六月十三日是著名的“圣安东尼日”。游行是意大利社区的传统活动，也是第三十六届“意大利周”的庆祝活动之一。天国乐团是首次参加这一活动，受到了沿途成千上万首都

民众的欢迎。

庆典活动组委会官员安吉洛·费罗索先生也是意大利社区的主席。他在今年五月二十四日郁金香节闭幕式中，第一次看到天国乐团的表演，被精彩的演出深深吸引，随即发出邀请。费罗索接受采访时说：“天国乐团，一支加拿大的乐队，文化特色鲜明。我们希望我们的活动丰富多彩，所以我们邀请了他们。”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体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3000多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已翻译成3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书籍之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从网上免费下载。

十一年前的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事实证明，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

我在山东女子监狱所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由于坚持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我于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五日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于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来到山东女子监狱，当晚就被劫持到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一集训队。从此以后，监狱方面就开始对我进行暴力强行转化，对我进行非人的折磨。

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狱警与其操控的犯人们对我轮番式的灌输一些歪理邪说，因为我拒不接受所谓的“转化”，她们就用罚站、不让睡觉、打骂等恶劣手段企图让我屈服，后来看我拒不接受她们的歪理邪说，对我的迫害就步步升级。

毒打冷冻折磨

二零零七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半夜，由乔瑞梅带领五、六个恶人把我打得双腿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在九月初来到警官医院进行医治，后来经过针灸、电疗等方法使我的双腿基本恢复，可是她们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停止，而是变本加厉。

我坚信修炼“真、善、忍”没有错、做好人没有错，在监狱那种邪恶的环境下，我只能采用绝食的方式抗议迫害。那时是冬天，恶人们不让我穿棉衣，逼着我坐在阳台上，打开窗户冻着我，当时我听她们说气温是零下十度多。

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狱警与其操控的犯人对我进行暴力摧残，我不但要承受着绝食、灌食的痛苦以及严寒的侵袭，还要承受她们的拳打脚踢，常常是打得我浑身疼痛，睡觉都不敢翻身，在我实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我只能喊口号，她们就用冰冷的水往我的脸上泼，弄的我浑身上下都是凉水。

那时每天从五点半她们都没起床，一直让我冻到晚上十二点，由于我没吃没喝，又不让我穿棉衣，我整天浑身都是冰冷的，当时真是让她们折磨的生不如死，整个人简直要冻僵了，半夜十二点以后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冻的直发抖，还没暖和过来又该起床了，再接着冻我，直到我被折磨的皮包骨，心脏也不行了，身体极度虚弱，她们看我支撑不住了，只得让

我住院，而且还向我保证再不打了，让我吃饭。我就轻信她们。

长时间罚站

等我身体稍有好转，她们又开始迫害我，她们不打我了，却让我整天罚站着，不让睡觉。由于我的身体还是很虚弱，根本无法长时间站立，她们就用椅子把我四边挡着，还专门用椅子顶着我的膝盖，椅子上坐着人压着，就这样整天站着，她们轮着班的折磨我。

当时我只喝水不吃饭，喝的水排不出来，一天几乎不排尿，站的腿肚子肿的比大腿还粗，使我痛苦不堪，我实在承受不住了，就违心地写了“四书”，后来她们对我看管不是很严，然而，这使我看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场面。

以前，我总以为是她们偷着打我，恶警队长们都不知道，总以为恶警队长不让打人，可是在零八年夏天的一天下午，被分在一监区的大法弟子刘仁玲被监区犯人打得血压升高，她们几个犯人又拖着刘仁玲来到集训队的学习室继续迫害。当时集训队的恶警队长薛颜芹和一监区专管法轮功的恶警队长在场，有十几个人以张守兰为首对刘仁玲进行一顿毒打，直到打得刘仁玲休克为止，又匆匆的把她拖到医院抢救。

当我目睹这一切后，我震惊了，原来恶警队长在纵容她们打人，她们不择手段的转化这些修炼“真、善、忍”的好人，难道都要转化成她们这样心狠手辣的人吗？还有好几次我看到恶警队长薛颜芹指使十几个人对大法弟子进行拳打脚踢，并侮辱谩骂大法弟子，而她却在门外站着看。在集训队，她们对大法弟子不是打就是骂，根本就不当人看，经常看到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被打的脸上一块一块的青，有的被打得鼻青眼肿。

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相信怎么所谓“转化”了，人能变得一点人性也没有了，我再也不能这样苟且偷生，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不能再违背良心的活着，师父给予我健康的身体，告诉我如何做好人，使我的思想境界不断的提高……，师父就是我

的救命恩人，而她们却利用种种卑鄙的手段想让我把恩人说成是仇人，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能这样做，于是我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七日严正声明重新修炼。

毒打、掐、踢、抹风油精

她们就用更恶毒的手段迫害我，以邱秀欣为首，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对我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朱惠芬就用脚踢我的嘴，踩我的头；谢建春脱下她的鞋，用鞋底打我的脸；还有宋其爱用脚使劲踢我的心口窝（心脏部位），使我有好几次差点上不来气；段红利更气急败坏的用手掐我的脖子，使我简直要窒息了，还有不知是谁在拼命掐我的大腿，使我疼痛难忍。我的双腿被她们连掐带踹的全是乌青的一片，后来乌青的发黑，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头发被她们揪的脱落的满身满地都是，真是惨不忍睹！

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不一定哪一脚稍一用力，我就被她们踢死了；不一定哪一下她们的手稍一用力就被她们掐死了，她们太没有人性了！！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每天面对着她们这些豺狼虎豹，真是度日如年，我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中煎熬着……。一顿毒打后，还不让我睡觉，她们两个人上半夜，两个人下半夜轮流倒班，她们分别是闵惠荣、何福香、王春艳、徐永卿、刘秀云等。

还不让我睡觉，我一打盹，她们就用风油精给我满脸抹，弄的我眼睛火辣辣的疼。何福香还从厕所拿来一桶污水放在我跟前，说再打盹就把我的头接到污水里。

这样不吃不喝不睡一直持续了四天，她们看我熬的不行了，第五天下午要送我去警官医院，我拒绝。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去了三次了，我在没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扣了我六千多元钱，加上这一次的一共七千多元钱。她们见我不去，就把我强行拖到车上去，当时我后背在地上磨破了，我的左眼也被打的乌青一片。当时由刘新颖和丁梅梅跟我一起去的，前一次也是她俩去的，

（接下页）

(接上页) 在医院她们也是在不断的折磨我, 所以这次监狱恶警又让她俩去, 临下车时, 恶警队长孙晓莉还跟她俩说: 好好给她改改毛病, 言外之意就是让她们继续折磨我。

在医院折磨

来到医院, 她们更加肆无忌惮的打我, 因为那里的警官也不管她们打人, 她俩从早上六点一起床就让我坐在小凳子上, 稍一靠着床边就拳打脚踢。由于我拒绝来医院, 她们强行在地上把我拖上车, 我的后背在地上磨破了, 由于天热出汗, 后来就发炎溃烂了, 流出的脓水把衣服沾住了, 刘新颖就凶狠的把我的衣服使劲的揭开, 那真是钻心的疼, 然后又用力的使劲拍我后背的溃疡面, 使衣服再被脓血水沾住, 有的时候还用脚使劲踢, 边踢边恶狠狠的说: “我就是要让你痛苦, 让你活受罪, 叫你死不了, 活不成, 生不如死……”

她俩还边打边骂, 骂出的话简直不堪入耳, 后来经过反复的揭开衣服, 再使劲沾上, 使溃疡面那部份衣服被沾上厚厚的脓血痂, 她俩还有一个多星期不让我洗漱, 再加上天热出汗和溃疡面腐烂, 使衣服整天贴在身上, 当我要换洗衣服时, 她们立即抢去我沾满脓血的衣服, 她俩怕我当作证据见检察官。

她们有时打累了, 就用脚使劲踩

我的脚趾, 后来我左脚中趾被刘新颖踩的出水溃烂了, 皮肤很容易溃烂腐烂。刘新颖边踩腐烂的中趾边恶狠狠的说“十趾连心, 我们有的是办法整你, 看你能怎样……”后来治疗时, 听医生说我后背的伤口烂的肉都发绿了, 打了很长时间吊瓶才好, 中趾的伤半年多才恢复, 现在还有伤疤。

由于我的左眼被王春燕打得又青又肿, 睁眼时就觉的有东西磨眼睛很疼, 只要我一闭眼, 丁梅梅就用力掐我的眼皮, 使我痛苦不堪, 刘新颖还拼命揪我的耳朵, 把耳朵都揪肿了, 好长时间才消肿。

每天晚上要熬到十一点多才让睡觉, 刚睡着了, 她们就特意把我踹醒了, 还幸灾乐祸的说看我死没死。她俩经常是轮流着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天从六点起床一直打到我九点多查房, 主治医生看见我的脸被打的又红又肿, 非常不满, 说在这种精神紧张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吃饭? 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 整个人瘦得皮包骨, 后来又把我送回女监, 我在警官医院没做任何治疗, 只是她俩从早打到晚, 还从我的帐上扣去一千多元, 因为帐上只有一千多元钱, 去警官医院三次共扣去七千多元。

我们只不过是按照“真、善、忍”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 她们却不但对我的身体进行毫无人性的摧残,

而且还在经济上对我进行迫害, 简直是灭绝人性!

无人性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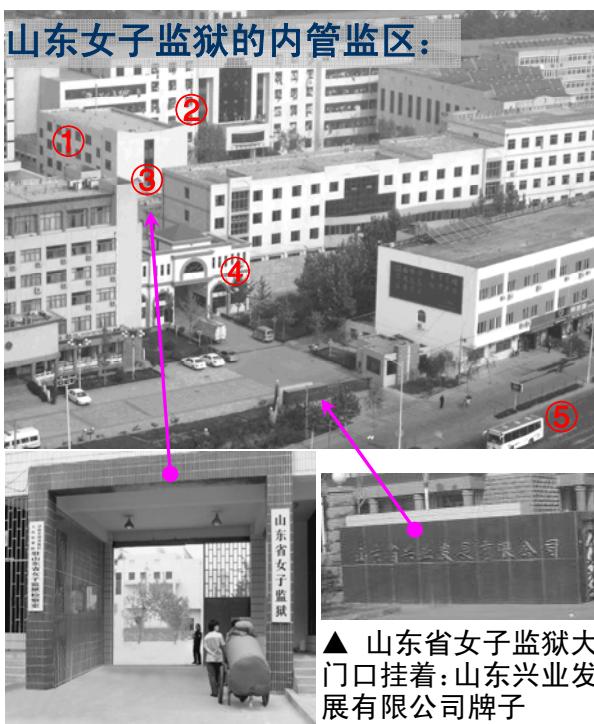
天越来越冷了, 我的日子更难过了, 不但要承受绝食灌食的痛苦, 还要忍受严寒的痛苦, 队长和犯人们以我不喝水为由不给我热水, 我只能用凉水洗漱。一个多月由于没热水无法洗头, 后来实在不行, 只能用凉水洗头, 那时候已是寒冬腊月, 那种痛苦的感受可想而知, 那时我已绝食四个月了, 身体的虚弱程度也可想而知。后来我的脚也冻伤了, 肿的无法穿鞋, 她们也不给一点儿热水, 轮到监舍打扫厕所、洗漱间, 还让我去打扫, 有好几次差点晕倒在地。

一冬天近四个月没洗澡, 队长徐玉美还阴阳怪气地跟我说: “你看队长多关心你, 要亲自领你去水炉打水洗澡。”当时我走路都不行, 站都站不稳, 别说让我去提一大桶开水, 徐玉美就说: “你可别说不让你洗澡……”并且还说了很多侮辱我的话, 她们把我坐的那个小墙角叫“狗洞”, 灌完饭后就说回你的“狗洞”去, 还说很多不堪入耳的话。看到队长的邪恶表现, 使我彻底失望了, 怪不得那些犯人能肆无忌惮的打人, 如果背后没有队长撑腰, 她们敢如此大胆吗?

我所遭受的这一切迫害只是冰山一角。我听说大法弟子姚桂华在集训队被她们十几个人给按在翻过的四条腿的凳子里, 导致后背脊椎严重变形, 痛苦不堪。她们也是采用毒打、罚站、长时间不让睡觉等残酷手段进行强行“转化”。陈秀玲被她们强行揪着手写“四书”, 手指都脱臼了, 至今还有疼痛感, 周树春(二监区)、石宁(三监区)、孙月华(七监区)、许美(七监区)、崔玲(已回家)张伟(六监区)、刘清梅(六监区)、王洪玉(六监区)、林建平(九监区)、李桂兰(已回家)、陈玉花(六监区)、李宝环等大法弟子都遭受到严重迫害。

希望正义之士能伸出援助之手, 制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善劝做恶者, 不要再助纣为虐了, 一定要记住: 善恶有报是天理!

文/山东法轮功学员



▲ 山东省女子监狱大门口挂着: 山东兴业发展有限公司牌子

- ① 监狱医院、禁闭室。 ② 一层西半部分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入监队
- ③ 山东省女子监狱挂牌门 ④通往监区的红白相间门楼 ⑤ 济南工业南路

修炼法轮功 严重肾病自然康复

【明慧网】我是山东大法弟子，今年四十七岁，修大法已经十多年了。

那是一九九七年。单位查体，第二天回家发现小便带血色。在当地铁路医院没查出什么病，转院到省城济南，做了肾穿刺，经部队医院诊断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当时细胞出现粘连、阶段性硬化，新月体形成。住院五个多月也没治好，又到省中医院看专家、教授，吃中药，见好转，不尿血了，一停药又不行了。严重到自行车骑不动，长时间坐都坐不了。医院内科主任说“你这病是治不好了，能控制住就不错了”。

我丈夫办公室有个打字员炼法轮功，我丈夫就给我带了《转法轮》和一本动作图解到医院，里面有张字条：1、一定要信。2、看书前洗净手。3、不能躺着要坐着看。

我洗干净手，翻开书。看见师父照片，内心很喜悦，就觉得在哪里见过，但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因那时浑身无力，坐着太累，就在心里说，我实在没力气，就靠在病床上看吧。看着看着，就感觉浑身暖融融的，非常舒服。后来知道那是师父给灌顶。看完书我悟到了自己这么年轻就得病的原因是“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的相当不象

【明慧网】游览欧洲旅游景点的一些中国大陆游客，见到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常问：你们是法轮功吧？当义工点头称是时，对方都高兴地说，支持你们，坚持下去，国内老百姓都非常同情法轮功，非常佩服法轮功！替我们问候你们师父好！

■ 一群游客在等车，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过去送真相资料。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高兴地接到手里，女士激动地对义工和周围的游客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吧，这趟旅游，爬瑞士雪山的事。那天到了山上就下雨。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俩老胳膊老腿的，摔一下就糟了。越担心，脚底下越软，都不敢迈步。这时候我们想起喊“法轮大法好！”就一直喊着下的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路不滑了，腿有劲了脚也不软了，顺顺当当就下来了。真是神了！

■ 一位游客说，我们那儿有对夫妇炼法轮功。那男的



样了”（《转法轮》〈第二讲〉）。得法前，我是个内心挺好强的人。别人看我很老实，可我妒忌心很重，常为小事发脾气，在常人中为了名利争斗。《转法轮》中讲的道理我从小到大都没听说过。经过看书学法，真是“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转法轮》〈第八讲〉），我想我就炼这个功了。

我开始看动作图解自学动作。第五套动作图解我看不懂，同病房一个人的公婆炼法轮功，她老公到医院看她就教我，并且告诉我在省体育场有炼功点，离医院不远。第二天早晨我找到体育场，一位大姐热情跟我打招呼，另一住家离医院近的大姐领我到她家看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还免费送我炼功带，经文，又领着去卖书的地方请了当时有的两本大法书。我感觉炼法轮功的人很热情，心肠很好。但自己悟性差，还放不下药，就一边吃药一边炼功。多次学《美国法会讲法》后才把药放下。师父给我净化身

体，我浑身奇痒，腿上、身上挠破好多地方。等我悟到真正走入修炼到现在，身体健康，已经十来年不吃药了。单位几次查体，原来的肾病都好了。

学法后，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按照大法要求去做，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在家忍让一些，不为家庭小事和丈夫计较争吵，家里的活尽量多干；对老人尽孝，主动多给老人生活费。在单位不争不斗，领导分派什么活也不挑拣，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工作兢兢业业。现在国营单位的物品职工都拿，我按大法要求做，自己不拿，已经拿回家的又送回。与人相处，不坑人，不害人，心底坦荡。大法使我明白了人应该这样轻松活着。

有一次，我捡着一个皮包，里面有两万多元活期存折、还有八十吨水泥票，通过电话联系失主，他非常感谢，非要请我吃饭。我说你不用请我，我是因为炼法轮功才这样做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了。

我自身身体的变化证实修大法祛病有奇效。一九九九年电视诬陷大法的时候，有的同事就说：“你看人家某某（指我），人家就是把病炼好了。”迫害这么多年，我在单位环境一直比较宽松。

以前吃喝嫖赌抽，炼法轮功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坏毛病都没了。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就因为炼法轮功，俩口子被抓了，那男的对抓他的警察说：我跟你说个理，没炼法轮功的时候，我是坑蒙拐骗，你们不抓我。现在我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洗手不干了，学做一个好人了，倒被你们抓进来了。

你们说这是什么理？打击好人，放纵坏人，这不在造孽吗？干缺德事啊！警察回答：是啊！是这么个理。我也知道法轮功好，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打压。共产党就这世道，我也管不了啊。

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对在场的游客说：这共产党坏得连警察都骂它，你还有什么舍不得？游客纷纷说：共产党实在太坏了！退！退！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的谎言与暴行，到2010年6月16日已有超过7506万中

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欧洲景点的故事